

歌水淹襄子城三年知伯與韓侯魏侯登
 高着水知伯失言曰泝水可以灌安邑汾
 水可以灌平陽平陽則魏侯所都安邑則
 韓侯所都二子聞此語宣子以射射武子
 射武子以足躡宣子足使出宣子謂武子
 曰知伯欲以水灌我等趙亡我則其次不
 如先圖之二侯於是乃使人告襄子曰君
 明日卯時出兵與知伯交戰我二軍各引
 兵兩頭即滅知伯襄子乃斬知伯頭以漆
 之用為殲器此為不慎言之失也

魏武漏語於英雄玄德遺其七筋

魏武曹操也漢末天下微弱四方無主英
 偉並起袁紹起兵於關東號東晉孫權據
 吳劉璋在蜀曹操亦欲窺天下劉備字玄
 德皆大志來過曹操操與同食而謂言天
 下英雄唯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本
 初袁紹字也劉備聞操言不覺心驚恐操
 知備欲圖天下之心正食乃失匕筋背操
 走入徐州復來荊州滅劉璋後稱蜀王王
 西蜀曹操王西晉孫權王南吳天下為三

國者也

是以頭為殲器師馳徐州地分二晉土割岷
 蜀亡敗長譽為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
 崇礪公謀而終夜獨寢

韓昭誼侯爵名崇礪地名爵號公韓昭與

崇礪公語崇礪公謂韓侯曰為人主者言

泄左右亦如玉危置酒韓侯於是終夜獨
 寢惡有夢語露於妻妻也

慮夢言露於妻妻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
 言之泄於左右也

孔光為漢司空曾內出外左右問曰溫室

庭前有何樹木孔光別論餘事不對溫室
 之樹其意欲不令使內事外知也

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
 以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

險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動時
 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聲故身無失
 行口無過言也

劉子卷之六

劉子卷之七

播州錄事參軍朱孝政註

貴言第三十一

越矧性銳必託槌砧以成純鉤楚栝質勁必

資榜檠上步萌反下音銳 榜檠造子之器物

正弓所用以定曲直矯而不正者也

以成得弓詳丁亥丁 是二切

畫弓天子所用之弓也

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
 不平也榜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

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

必假櫛以脩束心聞於自矜則假言以樂行

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假櫛
 之功也行之所以崇善言之益也鏡櫛理形
 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人皆悅鏡之

明已形而不慕士之明已心人欲櫛之理其
 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採輕功
 不亦倒乎為衣冠者已手不能製則之越鄉
 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

行是廢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君子重

無七

正言之惠賢於軒壁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於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

陳國微舒作亂而殺陳君楚莊王聞之將兵往陳而殺微舒將其陳國欲以為郡使其莊王子守之其臣申叔諫曰王今為陳伐得微舒餘地欲以為郡使子守之四方諸侯聞之不言王為陳伐惡道王貪其地而伐微舒王何不令使於外方訪陳後裔立為王安政理國楚王用其言訪得後裔立為主也

范獻賤萬私之田以貴舟人片說

范獻晉卿也殺晉大夫樂友後欲出遊惡樂友之子報讎行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樂友之子乎舟人曰君還晉修晉之政令雖樂友之子其若何君若出入無度不修國之政令我舟中之人與樂友子無異君何問焉獻遂以田萬私賜舟人以貴舟人之片說也
季路抱五慎之誠趙孟佩九言之箴

箴陳也九言箴者無姪亂無怙寬無恃寵無雷同無微禮無儉能無汎怨無誅非德無犯非義也

由此觀之軒壁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

越人扁鵲也于時來入齊見桓侯有疾曰公疾可理公曰老醫欲以不患者為已驗扁鵲出明日又見告桓公曰君疾可治桓公曰無疾可治後日來見桓公乃走扁鵲去後公患劇差人尋覓扁鵲欲使理病扁鵲則來見桓公謂曰我前日不患君欲理病今者既患君何棄我而去扁鵲曰初見君病在皮膚針灸可差次見君病在肌血湯藥可差後見君病在膏肓之下此病不可治我故走去桓公曰此善良醫以禮發桓公於是卒也

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枚乘是吳王之臣枚舉之父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已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

者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故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而不聽善言是耳聾也非其耳之有塞善言不入耳乎是以明者納規於未形採言於患表從善如轉圓遣惡如去讎正音日閉於耳禍言逾遠於身昔堯帝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立誠慎之鼓

鼓小鼓也貫而捶之又作鞀也

以聖哲之神鑒窮機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將來表正言之益邪以夫先聖猶能採言於芻蕘矣况布衣而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成之義君子若能聽言如響從善如流則身安南山德茂松柏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傷諷第三十二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如情美以成物為恒情如以傷人為務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為

功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為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寂寞而護者諱諱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捷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泣素絲

墨子者墨翟也悲黛絲元素白被他色深而隨色變乃為青黃好人被說成惡也楊朱所以泣岐路

楊朱宋人也與人同行忽見岐路即慟之謂此路岐曾有幾人合則也

以其變為青黃理成左右也昔人興說言於青蠅

魏武公信說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說言言青蠅點白成黑者也

譬利口於刃劍者以其點素成緇

緇墨色也
刀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頸鉅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及鈎爪者毛群畏之

魚之哆寫二切且屑鋸齒者鱗族畏之入之利口說諂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已前音居居安也

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辭作故揚娥眉者為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為讒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

直不疑前漢人也于時說說之逐嫂其人既未嘗有兄何得有嫂而盜逐之也

第五倫三娶也孤女而世人譖其搗婦翁

第五倫後漢人也三娶孤女人說說云倫前時曾搗婦翁也

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讎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默惡其網人惡其上耶故說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

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但知害嫉於他人而不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誹郵費雙滅

無極姓費楚人為晉大夫子常姓郟亦為

晉大夫與無極同事晉君欲往于常家無極誑子常曰晉君愛兵馬明日來向子家子宜置精兵於門內晉君來見必當懼喜子常信之遂貯兵於門內以待晉君來

晉君果至于常門無極謂晉君曰事不可不知乎臣請先入觀望無極入門內便出

來啓曰子常門內具精兵欲襲君晉君怒殺子常子常死又有人說乃是無極之教晉君又殺無極故云子常蒙誹郵費雙滅者也

謹諸也
諛諂流弊一至於斯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諸也

慎隙第三十三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性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過之來出乎

書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防怨不容而禍害臻焉故豎峭坂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跨早埕

蟻封高壞埕土高寸曰封

而好顛履者輕於小也苟兢其步雖履除能

安輕易其足雖夷也路亦蹟智者識輕小之

為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每長輕微憚憚焉懼敬

也若朽索之馭陸馬也鴻毳性輕積之沉舟

繒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

軸者積多之所致也故牆之崩墮必因其隙

○劍之毀折皆猶于鑿尺蠲穿堤能漂一邑寸

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隙鑿及其

為害大於墻劍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

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

怨不在天亦不在小華焚不滅能焚崑山消

消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

所延非可情測或怒大而或小或憾輕而至

重深讎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

披雲飛石卷水摩木而人血脈不為之傷隙

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搔及中肌膚以為

深疾大不為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

貫高為趙王相欲殺高祖於栢人亭高祖

行至栢人亭欲宿心動問左右名何亭左

右曰此是栢人亭高祖曰栢人亭者逼迫

於人遠疾夜適得免貫高之害後人告高

祖曰貫高於栢人亭欲殺高祖貫高之徒

黨齊告二十人皆自死貫高曰今並自取

死無人明趙王無罪於是一人告高祖高

祖將貫高付獄獄吏打一千餘鞭終不款

○承言趙王不及高祖乃自問取其實狀貫

高乃報高祖趙王不反乃放貫高亦釋貫

高貫高曰欲殺大王有何面目食人之祿

為人之臣遂坑而死者也

魏后泄張繡之讎

魏后是曹操也與袁紹爭天下張繡是袁

紹下軍將與曹操格戰捉得曹操愛子遂

斬之後袁紹破兵馬離散繡來投於曹操

許楮謂之曰與君當投於吳繡曰不可楮

曰君何不可殺人愛子如何欲投之繡曰

曹君為人大志必能併天下之位我殺其子私讎也其後必能吞吳大丈夫可再幹乎遂投操操捉得繡來乃指其面曰使我著大信於天下者子也任以為將泄其先罪泄漏也隱漏其先罪也

韓信削少年之辱

韓信淮陰人也不事生業不營一食好帶

長劍於淮陰市中有少年辱之曰君帶

長劍能殺人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

能可從我跨下過韓信聞之久視於少年

○計殺之無益屈身從跨下過後高祖任為

大將軍信召市少年語之曰汝昔年欺

我今日可欺乎少年乞命信免之罪與之

一效官也

安國釋田甲之慢

安國是韓安國也為梁太史坐法在獄中

被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寒灰亦有然否

田甲曰寒灰儻然我即尿其上自後安國

得釋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

曰若走必族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

見安國安國笑謂曰寒灰今日燃汝何不
屎其上田甲愧前罪驚惶無已遂與田甲
廷尉之官今日司馬是也

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矜得以深怨而不
為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

六國之時楚霸諸侯總來朝楚趙亦朝楚
皆上牛酒趙王酒美楚王吏來就趙王索
酒趙王不與此酒未上楚王曰楚王未得
故不與吏乃於趙王上酒說吏乃以魯侯
薄酒換趙王美酒進王曰趙王薄酒楚王
飲之大怒曰到來在後輕我一也酒來又
薄輕我二也諸侯會罷遂乃與兵圍邯鄲
邯鄲即趙王城也

羊羹偏而宋師敗

宋使華元將兵伐鄭明日欲戰乃殺羊為
羹以會將士有御車人羊斟不得羹明日
與鄭戰羊斟者謂華元曰前日之羹子為
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遂引華元車奔鄭軍
中宋軍大敗華元被鄭囚宋人以金銀珍
寶贖華元彼語羊斟曰前者車奔入鄭為

是馬佚而子不禁所以言者恐宋軍誅羊
斟也

卞孫以鬪雞亡身

卞昭伯與季平子鬪雞平子為其雞作金
距昭伯以芥子粉灑其雞翼使芥子粉飛

看平子雞眼雞便退走自後乃知責卞孫

曰君何以芥子粉粉雞翼令我雞眼昭
伯曰君雞何以看金距各相忿怒遂與兵

大戰數日平子乃殺昭伯也

齊侯以笑嬾破國

晉遣大夫却克使齊克足跛齊侯欲誑之
遂於廊下設幕使嬾妾蓋於幕中初却克

跛而上殿嬾妾於幕中一時大笑却克笑
忿怒還晉乃將兵伐齊遂破齊國此皆輕

小事破國亡身者也

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

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死也代之聞者皆

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
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言

與利同鄰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

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
也

誠盈第三十四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
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具月盈則
虧此天之常道也

日中則具月盈則虧人矯枉亡器滿必覆
故以誠盈名篇之美也

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
之恆也昔仲尼觀欬器而革容

周公廟中有祭器常傾欬不正號之欬器

太滿則傾不滿亦欬惟平則正矣孔子於
周公廟見之問主器曰此器何名曰欬器

孔子曰我聞欬器太滿則傾不滿亦欬惟
平則正孔子於是發嘆改其心虛曰古人

制之以約後代人慎傾滿使各得其分也

鑿損益而歎息此察象而識類觀霜而知冰

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泛之危處存而
不亡危必履泰山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

山在地中曰謙謙則哀多損寡壯則非禮勿

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抱損而不光驕盈而不斲者也聖人知盛滿之難恃安居德而謙冲雖聰明睿智而志愈下富貴廣大而心愈降動蓋天下而情愈揚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晷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處於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明謙第三十五

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為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彌貴高必以下為基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遺高故能高而就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

謙也道盈體冲聖人之謙也易稱謙專而彌光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已以高從卑以聖從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在於有德不言歸於冲退謙挹之流也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恒情聖人之惡也必矜其功雖賞之而稱勞情猶不足苟伐其善雖與之實多必怨其少則憐望之情生蹀競之色見矜伐之路開患難之釁作矣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為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常忘善故能以善卜物情恒存善故欲以善勝人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謙也口虛托謙豈非矯乎以善勝物心遺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豈非實乎故心存功善非心謙也口雖不言未免矜伐心捨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廉故夏禹昌言明稱伐功咎繇陳謀云說我惠豈其矜功而存惠哉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稱其能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聖人知人情尚賢而好伐故發言裁典多由謙退所以棄其驕誇視垂世則也

大質第三十六

火之性也大寒慘悽凝冰裂地而炎氣不為之衰大熱烜赫焦金爍石而炎氣不為之熾者何也有自然之質而寒者不能移也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燻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是以生苟背道不以為利死必合義不足為害故不趨利而逃害不忻生而憾死不可以威協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閭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閭謂子閭曰同我者即免不同我者即殺乃以白刃擬刺子閭而子閭亦不同故云不趨而逃害也晏嬰之盟也鈞以曲戟而其志不迴崔杼殺齊君使人將鐵鈞鈞晏嬰項欲與立盟共為要誓晏子終竟不同崔杼作亂也

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夫士有忠義之行踐繩墨之節其於為作乃無異於眾人及至處患蹈難而志氣貞剛然後知其殊也譬如鐘山之玉

鍾山在會稽也

寒嶺之松比之瑤玕梓柳無殊也

瑤玕似玉入火即銷梓是楸柳是楊柳也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不改處於積水終歲而枝葉不凋然後知其異於他玉泉木也故袒楊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絕坂而後迅梗露馬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馬處難踐患而後勇勇出馬不用干將以知其銳也不引鳥號矣以知其勁也

鳥號是角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鳥飛集其上鳥起末高條返彈鳥為乃號第七因名鳥號黃帝見之曰此木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鳥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人遺弓一張群臣見之一時號哭因曰鳥號弓又云南嶺山有柘木鳥每日在其上鳴因名

之鳥號弓也

勁銳之質卓然易見猶因人獲顯况乃志行難觀曷得不因事而後明乎

劉子卷之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劉子卷之八

無八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辨施第三十七

夫山阜非為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為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為人積財積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今富而儉怯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疎慢非行之失被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過之富而賒物德不為難貧而儉高行非為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鳥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瓶丐水執篲求火第八草似龍鬚可為席人用燭薪火也而人不怪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飽瓜不能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